

算

文傳蕭。

廣州市所有的學校和機關，除了下放的幹部，都擠碼頭來歡送這批民英雄，麥克風裏音樂和喊話鬧成一片，亂哄哄的。

「莊同志」，混亂的

人叢中，有人仔叫他。

是命銓，他還記得這

位記者，爲了掩飾心裏的

不安，他毫無表情的對他

金銓把信悄悄的遞給他，又撕散了

「是她給我的……」

他緊張的握着那信，就好像握着妻

柔軟的小手，他的心，讓一陣牛夾未

到我那裏的。」

「我有一封信給你」

「是的，很久以前的了，你太太寄

「我還要，」班長說。

「我要小便，」他說。

「我也要，」班長說。

「船小知要走幾大才到。」

「誰知道。」

他搖頭，天黑班長沒看見，他只

「唉，」他習慣的嘆口氣。

「怎麼？」班長說：「捨不得故鄉

「他訴說起年青時的遭遇，而結果每是

這樣的結尾：

「你看，爲黨賣了卅年命了，我得

着些萬歲？他媽的，別人一個的都騎到

人民頭上了，我還留在這裏。」

莊南鶴煩的不作聲，他本來是想出

來看妻子的信。

「有時，」班長接着說，忽然神秘

的俯到他邊說：

「我真想走，逃到香港去，」

他大吃一驚，還是他多年夢寐的事

件容易的事，沒有食糧，沒有錢，終久

又被巡警帶回去。

「逃到這裏做狗也比在這裏做人幸

福，」

「唉，」他未置可否的哼了聲。

「怎麼，莊老弟？」

他木木地

「我」把自己交給人民，」他木木地

「那麼不坦白！」

「在朝鮮的那

次……？」（五）

「莊南不作聲

，班長又說：

「瞧你，人家對你和解托出，你却

那麼不坦白！」

「莊南不作聲

，班長又說：

「瞧你，人家對你和解托出，你却